孝経衍義

廿七

ロ七-12
1038
28

孝經衍義卷八十七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春秋。祭叔來聘　莊公二十有三年。

胡安國傳曰。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訂。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此之臣。人臣而明此

不爲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臣按八臣比肩事君義無私交同德一心可替否則特立獨行而不爲異無阿比之私也獻則合羣策羣力以爲用無嫉妒之私也獻

私也祭叔來聘非必遂如後世之結援强藩以自固者春秋謹微特奪其使以示戒魯論于和同羣黨周比之間明君子小人之分其此意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公二

十年

高氏曰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按三年問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新死而忘志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豈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實鄭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

則釋之矣。遽未練而從政。是年之秋。文帥師伐邾。取須朐而後從金革亡避之變禮。猶鉅痛甚之謂歟。而若是恝哉。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絞帶。杖。竹杖也。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子者。經帶杖。

曰。唯卿爲大夫杜預以爲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蓋春秋之世。禮教寖衰。喪服之制。多以不講矣。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桓三年

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襄公五年

臣按以成季之勤勞。而文子克紹其勳。盡忠公家。一無私積。經之所謂能守其宗廟者也。若後之子孫。至富于周公。而旋有陪臣之禍。幾覆厥世。所謂罪莫大于不孝者矣。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吾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襄公十五年。

臣按不貪之寶。奚啻美玉。賢者之視寶玉。猶其視瓦礫砥砆也。豈以其至重易其所至輕哉。昔子產取喻于象齒。晏子爲度于幅尺。黑肱保世于薄祭。女寬寤諷于厭飽。叔向致賀于能貧。其知所寶哉。知所寶哉。

叔孫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賂。

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葬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昭公十年。

臣按故國必有世臣。當其得姓受氏。必有大勳勞于國家。書于太常。勒于鐘鼎。而爲之君者亦願其子孫世世守之。益篤前人

之光。毋隕隊厥問。故經言卿大夫之孝。以
能守宗廟爲賢也。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藉先世之寵。謂可長保。每驕奢淫泆。自取
覆亡。齊之高國。晉之三郤。范中行氏。可鑒
也。夫生長富貴。不敬不戒。則雖社稷之子
孫。常在祓敗。而況有家者乎。詔于曰。爲人
子。不可不慎也。知慎則知難。知難則不至
棄德瀆宗。以及其身矣。

國語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

死。吾以子兒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
曰。成閒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
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
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
以訓矣。且君知臣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
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臣按讀揚之水。椒聊二詩。晉之歸于沃也。
夫人知之矣。沃强翼微。二共子誠無何。而

卒死其君。自靖自獻之道然也。揚之水。椒聊。詩序皆刺昭公。而嚴粲以爲晉之君子。聞桓叔之命。而不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言桓叔之強。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者。尤似得詩人忠厚之旨。且共子之志也。明成祖靖難兵起。與曲沃事頗類。方孝孺。鐵鉉。諸臣視死如歸。共從君夫者。變姓名。匿傭保。奉事不懈。可謂有共子之忠有唐風之厚矣。

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繩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

臣按德義之府在先王之法志。故人不可以不學也。行年五十。守學彌惇。可以爲上卿。而任國安危矣。貞慎有謀。多聞。亦非學不能也。以霍光之篤厚謹慎。不能早歸政

于宣帝卽位之初。寇準剛方有大節。不能不惑于天書之詐妄。二臣天資之高且行已多合于先王之德行。而終不能無諛者不學之故也。而或者疑于皐陶稷契之時。何書可讀之一言。以爲何必讀書之證。是謂墳典丘索。不足以語于書。而之數聖人者。倘相之不若也。衰也知守學彌篤之爲賢。且三讓卿。而所讓皆卿稷之衞。能下已能知人。不學而能之乎。

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庾辭。庾。隱也。隱伏詭譎之言。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臣按。鞏之役。師還。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夫後入而喜。掩人而

怒。可見不能讓而靦然居人上者。同于行險徼倖。必非親心所安。卽使其親未必如武子之皆賢。而在人子。非所以安親心也已。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庇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固辭不立。

臣按無忌之辭可謂無功庸而居高位者。勸也。不敢辱君朝以忝其宗。斯資事父以事君者矣。此與傳所載異。傳曰。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觀無忌之讓。起可謂孝友。而稱起之與賢人游。又可見取友之足以輔仁。而獲乎上。信乎友。順乎親。無二道矣。

楚語。鬬且延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

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司讀作伺。）

臣按子常之蓄聚積實。如餓豺狼。卽寧獨子常。一子常倡之。而在廷之臣。費無極鄢將師之屬。皆子常也。四境之內。自大吏以及牧民之長。必多子常也。若是。則如蘇軾所謂百萬虎狼。散在民間者。而楚之國。其

有不殆乎。夫自古勤民以自封者多罹喪亡。蓋不可勝數。幸而及身自免。身則逮矣。其與幾何。此雍門之所以不終彈。而孟嘗之涕泣不自持者也。況怨毒所極。子孫必多不令。以覆其祀。則誠餒而矣。又不如小人之腹屬厭而已者之得計多也。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臣按臨之以莊。是敬之見于容貌者。所謂儼若思者也。而敬親則其本與。慈。謂慈于衆。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舉善教不能。典賢能。一以孝爲首也。三者一于敬而已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臣按孝經一書。皆言政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惟此矣。若必外孝言政。直不知政本也。夫子託詞以對或人者。其亦作經之

旨與。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張栻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固無不知也。至于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敬其事。故不知而問。雖知亦必更審焉。蓋其事之大體。聖人固無不知。若夫習其數。而舉其物。雖聖人有不能盡者矣。每事必問。是以敬心處之。禮之本也。因每事之問。以至事無不知。可以周旋而無失。禮之文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他日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戰克之道何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是也。受福之道何也。入太廟。每事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皆禮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臣按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正此章之義疏也。吝者。其器小也。爲驕之本根。驕。則必奢必僭。乃吝之枝葉。程頤謂驕氣盈。吝氣歉。眞德秀謂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鄙陋局促。容受不得。諺所謂器小易盈也。仲之不足者。非才也。氣也。平日無格致誠正之功。以養其氣。故功甫成而心已動。氣不足以舉之。如器之不能容。必盈溢四出。不可收拾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毅者。吝之反也。不驕之本也。然朱子謂子路之車裘與共。是治一驕字。顏子無伐無施。是治一吝字。顏子則大段無病。直欲表裏內外。皆完養平粹而已。

臣又按如說死所稱管氏築三歸之臺。蓋與蕭相國買田宅自汙同意。此正氣不足也。夫已不能以居成功。必自傷以求免。聖賢無此詭曲之行也。伊尹周公。何嘗必得

于君。而所以處之者。規模局量。固已廓如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謚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臣按論語此七章。皆聖人與其弟子。評論當時之賢大夫。聖人之論人。如衡然。一毫輕重之不爽。有大體無可稱。而可節取之者。如孔文子之文是也。有世所共好。而必察焉者。如臧文仲之知。季文子之三思是也。有深嘉亟予。而稱之亦不過其實者。子產平仲令尹子文。陳文子。甯武子。是也。夫孔文子之爲人。夫子嘗不答其甲兵之問矣。又嘗譏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矣。此固無足深論。若子產甯俞。皆忠之屬也。平仲之澣衣濯冠。季文子之相三君無私積。亦可語于清也。而其仁則概乎未之或知者也。子產之卒也。夫子爲出涕曰。古之遺愛。甯俞之愚。至孎爲不可及。然而刑書丘甲。終不可語于王道。叔武之死。不能弼君之違。于二子有深惜矣。遑論其餘哉。若夫子文無宇。陳文子。又不可同日而論也。

子文之忠多可稱。文子既不討賊。而又旋反於齊。避他國之儉。崔子。何也。夫子蓋亦就其潔身去位之初事而論之耳。然而世教之衰也。諂臣朋友之大閑多不可問。强學好問之風。亦邈不可得。夫子所以于諸賢多有取焉。而議文仲行父。季文子。亦微而婉。善善也長之義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臣按一孟之反也。莊子稱之。則以其有聞於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也。此固足以愧後世之爭功不已。如鍾鄧之於蜀。二王。王渾。王濬。之於吳。賀若弼韓擒虎之於陳者矣。而夫子稱之。則以其能去驕矜之心。爲可以進於道。蓋借之反立訓。欲學者操此無欲生人之心。使私欲日淨。天理日明。如憲之克伐怨欲不行。如顏子之無伐善施勞。有若無。實若虛。又進而至於周公之孫

碩膚禹之不矜伐則爲德行之極致而又非之反之所可及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臣按聖人之于巧言令色痛絕之者屢矣。談其鮮仁以爲可恥蓋深慮世之溺於鮀朝輩而遂以成風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則爲鮀朝輩良亦苦矣二子之言與聖人同其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熹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

臣按才節二者自不可偏廢有節無才雖可自靖自獻而終不能無憾於託寄也然才是有矣有爲節是有守才亦必從其所守培養擴充方爲才美若僅僅用其才勝

者。即其才終不能無病也。三代以下。可以託孤寄命者。無若諸葛武侯。然其自處。惟謹慎二字所以可任大事。霍子孟不但奪于妻顯。以賂帝之美質。不能盡輔之以誼。其專斷朝政。亦常有闕敗。未可謂全乎其託寄者也。有明神廟之初。江陵爲相。輔少主。致富强。然由其大節不立。故相業亦未光。其調護神宗。恃一馮保。是傅姆之養也。爲政專尚武健嚴酷。是申商之學也。有美才而無素養學問。不醇。根本不固。終未可謂之全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康子三問而夫子答之三一言蔽之曰政者正而已矣若何而正則無欲是也欲者盜源也不至於用殺不止矣已實長盜而多殺無罪何其不善自反也夫欲正百官以正萬民誠在帥之者如何而已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臣按以居室爲旅死生爲戲頃一切遣放者曠達之徹也聖賢之教則不然卿大夫之家以守宗廟承祭祀爲孝則居室自有居室之道不諱言有也亦不必辭富也苟焉而止者斯真不苟者也以之承先則祖父享之以之逮下則子孫保之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政者正也夫子屢言之矣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說

之不以道。不說。蓋正已而已矣。正則公平明恕。其於物也。如準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繩墨之於曲直。惟其當然而已矣。無私之至也。然則難說者。易事之本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

臣按邦無道。獨善而已矣。穀之恥。欲免無難也。若邦有道穀者。此是廉謹。止能稱其祿者。其與貪冒無厭者。固已遠矣。而不能有爲。則負有道之朝者甚多也。此恥正無窮盡人不能解免也。推而極之。苟不至於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猶然穀而已矣。則其恥何時而已哉。古人之恥。若是而已。後世止以不能廉讓爲恥。是世道日衰。而君子之自待已薄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臣按成人。猶言全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

而歸之。是爲全人。極其至。非聖人之踐形惟肖。固不足以語於此也。四子之長。俱有偏倚駁雜者。夫子蓋即其近者論之耳。文之以禮樂。則未正者亦歸於正矣。文者磨礲長養。如玉之琢治。而益瑩然。如花葉之浸灌而日蔚然。故夫學不足以變化其氣質者。皆不能文者也。由之行行如。終爲少文。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母死。齊伐魯。莊子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死。則不過一勇者而已。惜乎其能孝。而未知所以孝也。古之君子禮樂不須臾去身。固將以自文其氣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臣按人終日皆過也。知過者鮮矣。知之而不能自克。仍展轉相循於過。而無窮也。所爲自欺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者也。自訟則能克之矣。然聖賢俱不言無過。而言寡過。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則要其究竟。而夫子之語子張。則寡尤寡悔而已矣。學問愈深。則辯過愈精。刻除愈熟。則悔過愈勇。日求寡也。日日未能也。此自用力之實際而非謙挹也。夫子於學易。願假數年。可以無大過。伯玉年五十而知非。年六十而化。衛武年九十五矣。而猶作抑戒。聖賢心事

若一。此不自欺之實學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家語。困誓篇。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及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正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

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臣按人之生也直史魚死不忘君君臣之義也人之所以生者此而已矣亦全歸之孝也用舍行藏夫子語顏淵而外未有所可也而獨稱伯玉亦其寡過之學然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朱熹曰鄉原者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

臣按鄉原本情亦起於患得患失之一心如馮道可見矣然較之鄙夫更險而詭其實不過鄉人之鄙俗者而躐取聖賢之近似自欺欺人以市聲譽以鄙夫之心事而不如鄙夫之眞故聖人尤惡之黃榦所謂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

害夫廉也。

孟子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臣按倉廩實。府庫充。而民饑死散相繼。此非必皆有司之罪。然而有司無所逭也。有司受君之命。牧君之民者也。一告不可。至再可也。三可也。不告而矯便宜行之。君子以爲猶告也。即不可。投劾去可也。必無有喑啞之有司。死其民散其民之有司也。孟子所以責孔距心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

朱熹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知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

臣按孟子之不動心。由知言養氣。知言。致知格物也。養氣。正心誠意也。其局量規模固已正大高遠矣。大行不加也。窮居不損也。何心動之有。管仲惟其不講於聖賢大學之道。所受者小。裁有功業。張皇震動。無以居之矣。然管仲不知制其心而爲之動者也。告子則又强制其心而使之不動者也。管仲之失。在不知義。雜利爲義。故流而爲刑名。告子之失。亦在不知義。絕外爲內。故淪而爲空寂。孟子所以一則卑之。一則斥之也。

孟子謂蚔蠪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蚔轗踈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爲蚔轗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
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臣按臣之事君。豈忍言去。有官守者。必靖
共爾位。憲憲匪躬。有言責者。則法語與言
竭誠致愛。去者至不得已也。豈若悻悻然
小丈夫哉。夫子彼婦之歌。孟子三宿之意。
皆不輕於去者也。夫君子不可徒留。亦不
可苟去。守道守官。惟所裁而已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
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
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
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

臣按自古小人。亦未有不慕君子者。而莫

不激於君子之絕之太甚而斥之無餘彼乃自知其必不見容而始致死焉然彼之致毒者陰而曲而君子之應之也顯而直未有不爲其所中者如夫子之待陽貨孟子之遇王驩則奚自有釣考之禍清流之酷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宕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朱熹集註曰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臣按貪夫殉財無所不至壟斷之譬酷盡之矣孟子辭祿而受饋辭十萬而受萬亦未爲傷義而以爲賤丈夫者士君子之制行誠不可不嚴也一辭受之間有壟斷之賤焉一言不言之間伏穿窬之盜焉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君子之責人恒恕故雖以

諸侯之取非其義。而不可謂之盜。其律已恒嚴。故一念之不義。卽比之爲盜爲賊。凡以自爲之坊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臣按制行之敝。莫甚於自恕。謂屈者伸之。階也。直者枉之贖也。不知始一差跌。萬端墮壞。胡可轉也。卽使果有尋丈之伸。丘陵之獲。君子弗爲矣。謂吾之所失。有萬於尋丈丘陵者也。孔子見陽貨。未嘗詘身也。楊雄惟有詘身信道之說。至不免于寂寞投閣。而曾輩猶以雄爲似箕子。蒙難正志。士君子之辯義。固不可以不精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朱熹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
位。

臣按衍儀破六國之從爲橫。皆逆探諸侯
之所欲。與其所畏。而中之。而因制其輕重
之權以動天下。史遷亦言其傾危。此又管
仲晏子所不爲也。孟子之言大丈夫者。直
是狀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者耳。於二子。
猶蛟龍之於蝘蜓。豈復可議優劣哉。朱熹
以爲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
秋陽者。信矣。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臣按責難是大綱。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
於王前也。陳善者。委曲開譬。因機利導。使
之漸進於難之一途而不知其難。孟子之

答齊王好樂好色好貨者是也。如是則邪者庶可轉而之善矣。堯舜誠可學。學堯舜者豈能如堯舜。然人臣一心。惟欲堯舜其君。然後可以爲殷之高宗。周之成王。而豈可不以其至者爲法哉。三代而下。如漢之文景誠令主也。如其臣有學堯舜之道以事其君者。文景之治必更有可稱。唐之太宗如房杜王魏之徒。使皆講聞於聖賢大學之道。則又奚止成貞觀之烈而已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張栻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三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胡炳文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

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

臣按周公之制作莫詳於周禮一書。即太宰一職。橫渠張載。以爲許大心胸包羅。如捕龍蛇搏虎豹。蓋雖聖人之才。而亦早夜深思之所積而得之者也。惟公之心。不但文武之謨烈所當一一顯承。即禹湯之舊章。必無敢輕於改革。其有不合者。時異勢殊。不得不變。變法之際。尤公之所畏也。故竭誠盡慎。反覆詳度。雖有所增損。而必求無拂乎理之固然。則其心一三王之心也。所以能監於二代而成郁郁乎文之盛也。後世之人才萬無有及於公之多才多藝而其思又萬不如公之周詳慎密。視天下之事每輕而變前人之法輒易。科條萬端憑臆裁決。而患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子思居于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臣按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

邦邑危則亡之。未有先去以爲民望者也。

承平日久。大者連城。小者一邑。惟恐或罷

或黜以去也。大盜發。各鳥獸竄。惟恐去

之不速也。盜去。則守者復來。踪跡之詭。甚

於盜賊。有是臣乎。又其甚者。守者去矣。尚

無賊也。賊去久矣。尚無守也。不知馬牛之

相去。而妄意風鶴之皆兵。甚爲賊笑也。然

而代不乏守義之臣。或以孤城支敵數年。

或以一郡保障一方。力盡而死。光於日月。

此真足以愧夫食祿避難而乞活苟暮者

矣。而有宋南渡之末伏節死義者尤盛。則

倡明理學之效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

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

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

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臣按一簞食。一豆羹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齊人。一乞人也。不惟不屑而猶以爲未足。何也。乞人無富貴之心。而齊人多一富貴之見也。欲以富貴者驕妻妾。自不得不乞乞自必無饜足。何論蹴爾哉。則亦不足比數於乞人矣。人之求富貴利達者亦然。富貴之於人甚矣哉。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臣按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一夫不獲若捷于市。欲堯舜其君民者猶恥之。世有堯舜之君。與堯舜其君民之臣。道可謂行矣。而猶然恥也。況道不行之時哉。道不行。非

行道者之故也。而立乎其朝。無以自解免也。則誠不若居卑貧之可安矣。而世之卑貧者。日勞心于尊富。不居其所可居。而必居其所不可居。何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朱熹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

張栻曰。古之人。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于上。存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爲文辭。則并與其假者不務矣。則人才何怪乎其難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于已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臣按修天爵以要人爵。有要之之意。正所謂假之者。必至棄之而後已。假者。未有能終者。然其始。猶必激厲名節。瞻取聲譽。若甘心於乞墦求榮於趙孟。則又其下者矣。

眞飲食之人也。如南軒張栻之說。謂後世取士於文藝。并其假者而亡之。假使取士不以文藝。亦恐要爵之遂愈多。而乞靈於趙孟者亦必益甚。且人心之壞。固非文藝之罪也。循其本而正之。言揚事舉。皆可也。不然。則皆弊而已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范祖禹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

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騎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爲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爲文武之君。榮公以尚利引周厲王。而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而秦亡。此引其君於當道。所以引其君以當非道者之明鑒也。

臣按范氏祖禹之說。盡之矣。祖禹在講筵。最善敷陳。即此可想見。宜蘇軾稱爲講官第一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臣按國家之興。必有計安社稷之臣。國家之敗。必有妾婦鄙夫之臣。此繫一時之治亂者也。若天民。則間世而一出矣。開一代之治者也。若大人。則又開萬世之治者矣。

如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爲臣者是也伊呂於莘野渭濱之時已抱可行之具及爲阿衡尚父之日亦無加於天民之初周公在上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能使萬世文明皆不係乎人爵之有無者故曰天民大人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臣按介訓分辯惟其辯之明所以持之固蓋義利公私莫不有介所謂利與善之間也此際一差毫釐千里君子精義之學正在此也柳下惠之和必無有過於和者也如農之有畔不可易矣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言介也

孝經衍義卷八十八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漢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

臣按蕭曹不以私憾廢公義可謂有同敬協恭之美矣彼其起刀筆吏不知學而勳業爛然幾與閎天散宜生之徒爭烈宜哉

臣又按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故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爲相國後。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開國宗臣識量夐絕。老成典刑。眞可師法也。

疏廣爲皇太子太傅。疏受爲少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

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及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廣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臣按二疏之去。人皆豔稱之。至感動路人。爲之泣下。而易退之節。寥寥千古。則厭足者少也。彼之所以役役者。爲其身耳。爲其子孫耳。而身之得免者鮮矣。即及身幸免。適以長子孫怠墮耳。夫多財之患。賢愚同累。即奈何以是遺子孫也。

趙克國。年七十餘。宣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羌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羌勢窮困。兵雖不出。卽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

臣按承平之時。卿大夫雍容高位。及險難選懦畏避者衆也。充國老矣。慨然而起。非不讓也。急公家也。師還。不阿二將軍之計。爲天子言兵曲折。非伐功也。欲爲後法也。夫將在外。惟利捕斬。邀一時之功。及有急

則益發兵。費糧穀。茭豪無算。如二將軍之計。豈在國家哉。克國一出。而勤撫納。戒殺降。及爲持久計。則罷騶兵。興屯田。益積蓄。寬繇役。省大費。賊坐破碎。賢主可爲忠言。何惜餘年。不使上一聞兵之利害哉。如充國者。可謂有大臣之節矣。

元帝之爲太子也。從大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欲致霸相位。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

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立。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臣按霸。孔子十三世孫。治尚書爲帝師。執謙退。遠權執。眞可謂能世聖人之澤而足以風世者矣。霸少子光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朝。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少所匡救。至與王莽比。然憂懼常不自保。則權執之害也。有愧乃

父矣。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議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臣按自史遷作游俠傳。稱其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死不顧世。故士窮窘而得委命。遷亦有激而云爾。而班固則以四豪爲六國之罪人。苟悅以遊俠遊說遊行。爲德之賊三遊者。其趣亦一而已矣。自世敎衰。民不知中道。高激詭之行。操毀譽之權。以交結

爲賢。以輕死生爲烈。遂成輕薄。益長諱嚴乖孝子之守身。違事上之忠敬。而漢世卿大夫多慕悅之。亦先王之德行不明於世而漸漬於成俗故也。援之戒兄子者。可謂得制行之則矣。而萬里還書。題目人物。尋亦罹謗毀。其類於曰賤乎。蓋謹敕若斯之難也。

第五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愨。少文采。在官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按私之易長也。如農之庇嘉穀而除莠草。則幾矣。人與千里馬不受。亦不用其人。兄子病。一夜十往。然心不能忘。與退而安寢。私之念熟而無私者不熟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亦

以不熟也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

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臣按四知之言。凜凜可畏。暗室屋漏之戒也。續漢志稱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常有助種藍者。震輒拔去。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震年五十始仕。歷官公廉。始終一節。眞得孝子守身之義者矣。震中子秉。能繼父志。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不媿清白吏子孫。秉亦可爲孝也。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

十匹。先零長又遺金鏤八枚。與並受之。而名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命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與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臣按招懷疑畔。著信初附。尤在示以清約。使之畏威而懷惠。自夫封疆之吏。貪於財貨。使來者不堪其求。而終以背畔者。屢矣。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則近者悅服。而遠者嚮風。有何患苦而別搆變亂乎。

祭肜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威聲畅於北方。野無風塵。緣邊屯兵悉罷。賈琮爲交阯刺史。土多珍寶。前後刺史。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咍。琮到部。訊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皆潔已奉公之效也。

後漢書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衡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汉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臣按易言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春秋定哀之世。多微辭。蓋卷舒之宜。惟聖人爲能取材。若夫好善惡惡。本於誠然。激濁揚清。勢非得已。慕孤竹之高躅。方葦野之自任。特立獨行。振厲危俗。其爲救豈小補已哉。黨錮諸賢。逮桓靈之朝。政歸閹寺。獨持風裁。不爲少屈。禍愈烈而望實愈重。從之者之死不悔。不與者深自愧恥。於此時也。三代之直道存。而人心不至敗壞澌滅之盡。不可謂非諸君子區區一簣。獨障

江河而然也。史稱激揚名聲。互相題拂。爲近於婞直。此正未然。婞直者。匹夫節俠之概。非諸君子之素也。好議論人短長。是非政法。此馬援之所不欲爲者。而豈可以咎諸君子哉。當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特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符融察其非眞。語李膺。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買。名使公卿問疾。王臣望門。恐其小道破義。宜察焉。膺深然之。則夫游俠游行諸賢固已深惡而閉距之矣。諸賢之所好。一於聖人之好也。諸賢之所惡。一於聖人之惡也。非毀譽也。三代之所謂直道也。世之所謂清議也。特已甚耳。而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則自非聖人。要未免於已甚。固未可以不欲爲甚者自恕。而遂至爲鄉愿以見絕於聖人也。夫子不得中行則思狂者矣。不得狂者。又思狷者矣。行義達道者固未見。而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者則夫子固深幸得之。曰。吾見其人矣。使聖人者作。林中徐穉之徒。從由牛閔子之後而如李膺范滂者。固皆升堂者哉。有明魏璫之禍。楊魏諸臣。亦蘊義生風。擊排至死。事亦相類。天敎化行。則下無清議。清議亡。則下無廉恥。諸賢非得已也。以云救也。若因之爲毀譽。爲朋黨。後世所以雖舌不敢言。益蕩蕩無綱紀。無所不至矣。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臣按亮躬耕隴畝。爲梁父吟。志豈須臾忘國家哉。而不可屈致。其千乘弗顧之高乎。及乎翻然一出。定鼎峙之勢。扶漢緒之衰。泊主少國兵新破。鎮撫外內。勞瘁不懈。竭其忠貞而繼之以死。以後主之闇。使爲循

理之君黃皓輩伏而不敢恣也非夫亮之公誠謹慎其能格之哉三代之後一人而已自比管樂殆其方已者過慎也

魏崔琰毛玠盡興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行斥華僞進沖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拜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

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傳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是世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臣按琰玠典選舉。敦本行。厲廉節。可謂知所先者。山公啓事所不及也。一時長吏至垢面羸衣。獨乘柴車。此亦不能無僞行。然禮奢宜儉。矯枉固宜爾也。徐邈於其時不求名高。後當奢靡之時。雅尚自若。不免流俗。其斯爲君子之行乎。

陳泰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土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土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耶。

臣按任閫外之重者。當以陳泰爲法。不惟堪大將。抑亦可謂有大臣之識量矣。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也。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邪

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喪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放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標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

臣按東漢諸賢。敦厲風節。裁正流品。一時君子。皆能束修。知名教之嚴。而閑檢之不可踰也。既坐黨禍。死亡略盡。而漢家隨壞繼以魏文。崇尚通達。老成狙謝。後生譁囂。于是夏侯元何晏鄧颺之徒出焉。四聰八達三豫之目。互相題表。使一時之人士。惟勤人事。如吞狂藥。無不柔調。于是毀譽亂眞。是非搖奪矣。是故虛誕之所從來也。嵇阮之倫。比之何鄧之溺於權利。宜若不可

同日道。然惟其不知德行之爲本。名教之可樂。思欲逃於一切之外。則與浮僞者。不能以一間。而王衍王澄之徒。又徒希其放達。而仍汩於勢榮。尤爲進退狠狽。失其所操持者也。夫人心之眞僞難知。而是非易辨。孩提無不知愛其親也。而母卒方奕碁飲酒。豈復有人理乎。籍之生平。豈至差跌若此。良以禮教不明。清議不立。彼弟見夫沒沒者之可鄙也。思欲逃人世。而不知人倫之不可逃也。由漢末至魏晉。無百年。而禮義之防。遂若斯之決也。然後知李杜諸君子之矯世者。非過也。

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常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字衍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祜徙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

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敢也。

臣按辦天下之大事者。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伊尹惟一介不取。故能任天下之重。使祜也。不能恬於名勢。則必奔走於勘絨之門。爲都督。臨重鎮。亦惟結勘絨而可矣。豈暇爲國家計慮長久哉。謝恩私門。祜不欲以處人。自不欲以處已。遊其心於功名爵祿之外。故能辦大事於從容談笑之間。雖小人亦不得而中之也。若杜預在襄陽。頗餉遺洛中貴要。惟恐爲害。當由有祜之才。無祜之讓也。

卞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

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臣按壺深嫉浮華。敦尚實行。卒以死報。不欺其志。可謂篤矣。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者。乃排墻中物耳。故眞僞虛實之際。相去至懸也。

宋武帝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并爲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爲豫章太守。遇疾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

所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

臣按此可爲知進不止者戒也。位高積貲。榮寵弗據。而厘免者鮮矣。睯不安恬退。銳於人事。坐取傾敗。隳其家門。上愧祖父。下愧乃兄矣。傅亮方貴。兄廸亦深戒之。不從。及見世路屯險。著演慎論。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自知傾覆。求退無由。悲夫。故決疑者惡其晚也。

齊武帝時。侍中江斅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臣按僧眞向齊武乞士大夫。蓋當時士大夫猶知恥。能自重。故僧眞亦得而重之。否

則積輕久矣。亦無復所須者也。夫君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至屈於僧眞輩哉。顧愷之常執命有定分。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眞篤論也。

孝經衍義卷八十八

卿大夫之孝

德行

唐房元齡當國。夙夜勤瘁。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皁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

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哀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杜如晦與元齡共筦朝政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于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按元齡以謀如晦以斷同心左右引用諸賢史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蓋無功名之迹而舉世蒙其功眞宰相之職也於秦誓所言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固近之矣

魏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

臣按徵知無不言引君仁義可謂竭誠盡

愛然其君臣之間。眞千載之一遇也。始徵事李密。不見用。後事隱太子。不屈於帝。帝既卽位。深器之。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然其引古詰屈羣議。纚逸樂戒怠終。日佐上興儒術。修文治。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惓惓爲上言。側目其旁者。固已不少矣。故其後。毀短萬方。指爲阿黨。摘其沽直。以太宗之賢。信讒之篤。而意不能無衰矣。流言鑠金。積毀銷骨。可畏也夫

狄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

臣按仁傑孝以事親。信以交友。忠以事君。在外則有遺愛及民。爲相則功在社稷。且薦進人才。常若不及。桃李成蹊。藥籠備物。而一無私也。卒皆爲中興名臣。數世蒙其利。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詎不然哉。

則天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

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迓之。未嘗交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明皇時。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名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竝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臣按崇璟志操不同。而能同心輔佐。成開元之治。惜乎其居相位。皆未久也。崇資頗權譎。才優於德。璟方正不阿。始終一節。當國識量深遠。不尚一切之利。姚宋之稱。璟始優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要。于酒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篋單衾。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梧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險夫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

臣按懷慎清節。可風世矣。爲黃門監。自以

才不及崇。事皆推而不專。遂有伴食之譏。此其賢不可及也。司馬光謂賢知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娼嫉以毀其功。慢戾以竊其名。是罪人也。則懷慎之推崇而不專其事。正大臣之度。豈特其清足尚而已哉。始懷慎遷右御史臺中丞。土疏極陳時政。在黃門。與姚崇執奏薛王勇王伷竜罪狀。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且以明皇享國倦勤。儉人乘

間爲憂。後天寶之亂。卒如其言。死不忘君。憂深慮遠。爲伴食之言者誰居。其昧於大體者歟。

明皇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張九齡土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爲侈諐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諫諍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

韓休直方不務進趣。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

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爲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臣按開元二十一年三月。韓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罷。而九齡同平章事。明年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二十四年則九齡去。李林甫兼中書令。專柄用矣。休被蕭嵩鷹。不爲唯阿。數抗論上前。不一年去位。九齡亦以直道爲李林甫所危。君子小人之消長如此。史稱自九齡罷政事。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豈特開元治忽之關。亦萬世爲人君爲人臣者。所當取鑒也。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

古者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三四牙且死顏色不亂揚如常

臣按疆場之臣見危致命與城存亡者史書相望如巡遠事最烈其守一城捍蔽江淮賊勢迄不得南功尤大足以爲百世而下有保障之職者勸云

顏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

臣按眞卿起平原清土門絕燕趙首倡義兵挫賊鋒既歸朝獨持風裁守正不阿屢爲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忌嫉卒使希烈

以不屈死。善乎曾輩稱之。以爲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生死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也。

眞卿兄杲卿。起兵討祿山。被執。詬賊不絕口。子泉明。後求父尸東京。得之。并同死者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子。皆流落河北。眞卿使泉明往求之。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亡女。憫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已失女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

節烈孝友。萃於一門。可敬而仰哉。

陸贄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

臣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人臣事君之大義也。贊之劉拂人主者本此。故彌見其小心。不見其訐直也。帝在奉天。微贊朝夕獻納無以濟蹇難。贊勸帝自咎悔絶猜疑。納諫爭斥姦佞。此尤劉拂之大者。勿欺而犯。贊之謂與。

楊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臣按綰惟儉約無私。輔政旬日。聞風自化。忽然改觀。故爲政者。惟正已也。子曰。帳也欲焉得剛。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欲。則何所不辨。人

自畏愛之也。

王師討蔡。以裴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及當國。討賊益急。十二年。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

臣按度以皇靈之不振。常愧憤無死所。其自任者不小矣。宜其身繫中外安危者二十餘年也。蔡之亂。度以身當之。而亂以平。後朱克融王庭湊作亂。宰相崔植杜元頴皆不以國事爲意。度雖將無功。晚年不復有經濟意。優游綠野。豈得已哉。

宋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西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

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哉。

沆性直諒。為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臣按李沆憂國奉公。識鑒深遠。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尤得大體。國家防制。不患不密。日增月益。煩擾滋甚。此故水旱荐臻之所由來也。沆之意。欲以寬大簡易。休息涵養。安天下元元之民。而豈沮格人言哉。為大臣。固當為國家慮其大者遠者。而豈在區區之間也。

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

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此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

臣按曾自言志不在溫飽。居相位。處危疑之際。守正不阿。能使宮闈虛已。小人廢退。以恬靜厲俗。以儉約處已。可謂有大臣之才與節矣。宜胡文定神之曰。李文靖膽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分地位也。

杜衍爲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又曰。作官第一

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臣按衍篤實平恕。與范富韓共事。獨相左右。而不爲苟同。韓琦嘗言。公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已爲是賢於人遠矣。在永興。能蘇民之困。在審官。能止吏之奸。才尤過人。要惟以實心任實事而能然也。

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子純仁。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爾厲。以爲有文正之風焉。

臣按仲淹不世出之才。遇銳意向太平之主。如其規畫。益漢唐之治。所可幾及哉。而僥倖者多不便。於是以朋黨中之。而上意移矣。仲淹自筮仕及參大政。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不獲究其用。而士大夫自此知矯厲名節。其裨於世教非淺矣。世言仲淹子各得其父一體。純禮得其文學。純粹得其將畧。純仁得其德量。皆能世其家云。

韓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毅然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琦曰。琦生平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

臣按琦定策兩朝。再安社稷。處危疑之地無動容變色之虞。可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要其所以。一誠而已。誠之所通。天相之矣。亦非偶然也。既成大功。享盛

名。而進退之際。尤從容有餘。琦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有周公之才。而終無驕吝。抑豈勃榮者所可彷彿也。

臣又按琦與范仲淹。經畧西事。在兵間久。一時倚以爲重。軍中稱之韓范。琦規進取。淹務持重。議各不同。而協謀甚和。東兵自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減屯戍。內實京師。外省用度。仲淹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紓西人饋輓之勞。如二臣之計。皆不欲兵多。既虛縻府庫財。又恐煩民間輓運。或激他變也。計畫深長。憂國奉公。即此一事。可想見之矣。

富弼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臣按弼前後上疏。屢以君子小人之辨爲言。其行已事君。一於此矣。先是仁宗開天章閣。諮詢治道。弼與琦仲淹各上事。其旨

未嘗不歸於進賢而退不肖也。宰相之職如是而已。弼使北功甚偉。人多稱之。然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古大臣。無時不以斯世斯民繫念也。

司馬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神宗謂呂公著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對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而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

臣按光至行所孚。中外繫心。田夫野老。皆知司馬相公也。蘇軾所謂。曰誠曰一者信矣。自古小人之間君子者。至於無可瑕疵。類曰之迂闊。而小人之一切苟且鹵莽者

自以爲適時務。近人情者也。孰知夫君子之立身制行。眞足以砥柱頹波。救藥沉痼。而豈迂闊之謂哉。其規畫計慮。不急小喜近功。行之則隱食其福。不用而國家卒中苟且鹵莽之禍。迂闊者。久之而知其非迂闊也。嗟其晚矣。呂公著之對。有旨哉。

呂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博。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

臣按公著留意人物。博取衆善。如權衡之不欺。有容之量也。避遠聲迹。不居知人之名。善則歸君者也。眞得宰相之體矣。公著

與父夷簡。俱登相位。史稱夷簡多智數。公著一切持正。其尤弛親之過而敬其美者與。

范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回屈。

臣按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無有敢優劣之者也。鎮知諫院。前後章數十上。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民生利害。則謁畢不言。嘗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又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之數言者。尤進諫者之極則也。

范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

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臣按如祖禹者。可謂無負乎爲講官矣。神宗既祥。祖禹即疏陳。願崇儉敦朴。輔養聖性。夏暑權罷講。言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仁后崩。即極言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離合之時。凡所言者。洞見本源。深切痛癢。其術不獲施。而其忠愛之心。本之自然。勿病證無不驗也。其忠而豈徒然哉。可以爲萬欺之誠。積於夢寐。而

世之論說於君前者法矣。

劉安世與司馬光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

已。俯仰無愧爾。問行之何先。光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臣按立誠自不妄語。眞體驗切實之言。妄者。誠之反也。語者。妄之掊也。故必言行相顧。而後爲慥慥篤實之君子矣。亦何入而不自得也。安世自奉母命。就諫職。直已而行。罹貶竄。禍最劇。然無秋毫易慮。處之優如也。縱橫妙用。無處不通。誠故如是夫。於母之命之者。方不愧矣。順親之道也。

李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節按綱屢進屢斥。而忠君憂國之心。無須臾忘也。奏疏累數萬言。皆中當世之務。雖不一用。而諄諄然不少休。史臣謂如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者。信矣。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宗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臣按主憂臣辱。君父側身嘗膽。而臣子安居美食。歷覽往者禍亂之轍。靡不如斯。深爲嗟痛。宋史澤與趙鼎合傳。以爲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澤之易簀也。連呼渡河者三。鼎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二臣之愛君憂國。雖死生禍變之際。猶不渝也。澤又有親迎復二聖疏。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亦與經文相發明。

張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

一見劉錡。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遂於易。

臣按浚自爲幕職。熟知邊事。故以川陝自任。未有漫然而可以受宣撫重寄者也。既至陝。卽拔吳玠吳璘劉錡於行間。任劉子羽趙開爲賓佐。未嘗以己之習邊事。徒自用而不用人也。觀浚出入將相。收得人之益爲多矣。然猶失之於惡曲端而用趙哲邵宏淵。富平淮西之敗。何異孔明街亭之役乎。故知爲將爲相。要在於能用人。噫。難矣哉。

或問岳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暨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臣按如飛者。豈特古之名將。罕及。抑古之純臣也。讀書知義理者。亦求如是已矣。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蓋痛乎其言之然

武臣之莫肯盡死。大半始於文臣之愛錢
沮抑其氣。而啓其心。彼固積毒而亦有所
輕於我也。故夫貪者。誠禍亂之根也。爲人
臣者。能以此二言爲戒。何憂太平之無時
哉。

宋史道學傳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
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
職業。黌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
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
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
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
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
定禮樂。明憲章。刪詩書。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
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
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
論大道。察焉而不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
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惇頤

出於春陵。乃得聖人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聯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指。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臣按道學之名。非古無是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不學無以爲道。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一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皆躬上聖之姿。而孜孜爲惟學之是尚。由是道德一而風俗同。故其名亦無自而立也。自周衰。聖王不作。而道統之傳集於孔子。孔子沒而曾子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然皆有德無位。其不見容於時。而爲所訴病者。固已屢矣。更千餘年之間。而吾道之顛錯支離。幽沉於諸子百家之說者。又以益甚。周子起而得孔孟不傳之學。傳之程子。以及朱子。朱子於諸儒又爲能集其成。而當世之攻之者尤力。林栗因論易西銘不合。首劾熹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由是道學之名。爲小人排擊善類之目。是時葉適主疏爭之。以爲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蓋爲是言者。誠弗思之甚也。夫其目君子爲道學。是敢於以道學爲非也。敢於以道學爲非。是敢於自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是。而

後又曰之爲僞學。則誣惑顛倒。尤無不至矣。臣又怪夫道學之禁。已弛於有宋嘉泰之初。而道學之名。猶若有厲禁焉。中於人心而不去也。方宋之禁道學也。目爲僞黨。又變爲逆黨。其酬酢矣。士之繩趣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故一時之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或變易衣冠。伾游市肆。自別其非黨。今程朱之道。已大顯於世。未嘗有所禁於學者也。而士之繩趣尺步。稍不

移於流俗者。則羣訕笑之曰。某道學也。眞若以儒爲戲者。而衾影夢寐。則爲妾婦。爲穿窬。爲壟斷。爲鄙夫。爲乞人。不惟不恥而且安之。人心風俗之隱憂。有甚於宋之明設道學之禁而攻之者矣。夫道學者。誠德行之總也。其統在上。則賴以行。在下。則賴以明。今孔孟之書具在。其書不可以不備讀。其一舉動不可以不詳識而取法。不可以節舉而約說者也。於周程張朱五子亦

然。學者要當盡讀其書。盡法其行。舉之不勝舉也。是以推史臣傳贊之意。而論其大畧。以爲世道人心儆云。

韓侂胄。自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眞德秀晩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史瀰遠入相。專國事。魏了翁察其所爲。方辭名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臣按德秀講習服行。一以斯道爲已任。立朝進退。風裁卓然。所進大學衍義一書。尤有功於天下後世。了翁講學白鶴山下。後請表章周張程子。錫爵定謚。毋以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爲可憂之甚者。其引義刪上。亦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也。之二臣

者俱晚出而有功。正學甚大。史氏僅列之儒林。似未審也。

文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名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天祥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臣按如天祥者。於成仁取義。眞不愧矣。讀其傳。想見其爲人。可爲流涕也。屢奪屢蹶。百折不屈。觀其志。非欲遂以一死謝其責也。死於尚可一有爲之日。斯未免爲諒。死於必無可爲之時。而事乃畢也。故死非天祥之所難。其奉兩孱主。崎嶇萬狀。必欲扶持之。數濱於死而益壯。眞可光日月。照汗青矣。宋三百年養士之盛。後以死報者。前

代未有若是之多也。而天祥尤烈。善乎史臣之論之者曰。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元。卽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

後有諳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臣按元立國之初。楚材之功爲多。凡所建明。能持大體。識慮深長。而一歸忠厚。皆可師法。如戢貪暴。遏驕橫。爭官吏貢獻聚斂之害。定課稅之則。活避難之民。寬居停逃亡之法。倡興文治。擢用儒臣。斯尤其卓卓可書者也。方太祖太宗之世。草昧初開。楚

材一以儒者之道輔之嘗奏曰制器者必
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
積數十年未易成也後太原路轉運使呂
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
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
此輩對曰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
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
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
乎如楚材者蓋欲以萬世常行之道輔其
君然自非太祖太宗信任之堅孰不疑其
迂闊者哉
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
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
之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常從
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
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
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
過河陽鴨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

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民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領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任也

臣按衡從姚樞得程朱之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三人者志同方道同術也始樞之得程朱之書蓋自名儒趙復而默又得伊洛性理之書於孝感令謝憲之樞與衡又皆默所薦當世祖朝三人者皆在左右文治蓋彬然盛矣衡屢謝病至元中應名陳五事其一請行漢法其二言中書之務用人立法之宜其三言大學之道而要之以修德用賢愛民其四言重農桑興學校其五言崇退讓存廉恥可謂責難於君而非

堯舜之道不陳者也。在國子。其教尤詳。大約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御。長者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循之學。蓋得其門下學者爲深故能繼絕之緒而於學雖不置辯。固已爲之坊矣。

以生德行。